



## 过油

孟庆芝(邹城)

每年除夕的前一周,我们姐弟几个都会相约抽出一天时间,拖家带口去爸妈家过油。这一天,爸爸妈妈与孙辈、曾孙辈们逗乐、玩耍,我们则在厨房里大显身手。

二姐夫做得一手好菜,过油这件事自然由他“主持”,我们随时待命!炸荤菜时相对清闲,因为鸡块、鱼块、肉都是提前腌制准备好的;炸丸子的萝卜,弟妹早就擦丝烫好,沥干剁碎;大姐负责擀制炸焦叶的面皮,这是个技术活,她能加加了芝麻的面饼擀得又薄又匀;我负责切炸藕盒的藕片,藕片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,还不能切断;二姐负责调肉馅等,其他人能做什么就做什么,一家人各司其职。

最开心的是炸面食,因为丸子、焦叶、藕盒需要现场制作。你看,满满一大盆拌上萝卜丝的面糊,在大姐的手心里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丸子。热热的油,放进丸子后立马翻滚起来。二姐夫真是个大行家,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。弟弟端着香喷喷的丸子刚出厨房,孩子们就会迅速放下手中的一切,直奔他而去。我们也都在空隙时间里夹上一个塞进嘴里。刚出锅的油炸丸子外焦里嫩,酥脆中又带着青菜的鲜嫩,满口那个香啊,吃了一个又一个,根本停不下来。藕盒、焦叶陆续出锅,孩子们吃了这个尝那个,随炸随吃。

炸焦叶、炸丸子、炸酥肉、炸鸡块、炸鱼块、炸藕盒、炸豆腐、炸麻花、炸胡萝卜丝、炸土豆片、炸红薯片、炸花生……有脆有酥,有甜有咸,应有尽有。

过油过油,越过越有。过油虽然有些麻烦,但人们乐此不疲,因为它凝聚着家庭的团圆,汇集了家人的幸福美满。在烟火氤氲中,寄予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。

## 猪头肉

张秀青(任城)

香港街上,各种样式的灯笼垂挂在两旁的商铺门口,形成一条红色的“小河”,年的味道瞬间拉满了。“猪头肉,猪头肉,刚出锅的猪头肉……”一阵吆喝声吸引了我,“邵家猪头肉”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后,我便走上前买了半斤。

我喜欢吃猪头肉,尤其是妈妈亲手炖的猪头肉。小时候生活条件一般,平时吃不上几次,可过年不一样,每逢春节,爸爸妈妈会买上两只生猪头炖上一锅,敞开心扉吃一顿。想到这里,爸爸妈妈在春节时炖猪头肉的情景,在脑海里立刻生动起来……

腊月二十六,爸妈买来两只猪头扔在厨房门口,开始动手做猪头肉。爸爸把煤球炉子提到院子里,把火钩子插进炉子里烧得通红,然后用烧红的铁钩把猪头上的猪毛燎掉。院子里就会弥漫着焦糊气息,顺便传到左邻右舍,引得一片问询声:“小英娘,恁又炖猪头肉了?”“嗯,三婶子,炖好了给您送去。”三奶奶离得最近,寻味而来,一边说着家常,一边打着下手。我们带着对吃的期待,也不出门疯跑了,站在旁边傻傻地看。就这样反复烧,反复燎,猪嘴、猪耳朵、猪头上的沟沟壑壑都要扒拉开,里面的毛都不放过,这个过程得持续大半天。接着,妈妈用大盆把猪头反复清洗,用刀反复刮,直到猪皮发白、变亮才算罢休。清理工作结束后,妈妈就会把这些肉一股脑儿地倒到大锅里,加上水,放上包了香料的布包,盖上厚重的锅盖,架上木柴,用大火煮上半天。渐渐地,浓郁的酱肉香味便会替换焦糊味,这香味能飘出好几条街呢!

如今,从商店里买来的猪头肉,终究少了家人围坐时的温情,少了年的味道。于是,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妈妈想吃猪头肉,然后开始收拾行李,准备回家过年。



## 春联

李江奎(汶上)

对于春联的事宜,我们家是不用犯愁的,因为姥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他老人家是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“马先生”。

临近春节,来找姥爷写春联的人会非常多。为了在第一时间拿到春联,一些心眼活泛的大人便将主意打到了我头上。由于从小爱住在姥爷家,机灵乖巧又会研墨的我自然深得姥爷喜爱。于是,求春联的人们便在姥爷休憩的片刻可着劲地夸我,有说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的,有说才思敏捷成就斐然的,有说稳重大气前途不可限量的……每当此时,姥爷总是怜爱地把我抱在怀中谦逊地回应着,能感觉出来,他老人家的心情非常愉悦。当再一次挥毫泼墨时,姥爷运笔明显流畅快捷了许多,本就浑厚苍劲的柳体字那更是个个神韵十足、丰腴遒劲!

看到如此好的字,等候的邻居中自然有脑瓜转得快的,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掏出几块糖果,一边强行塞到我手里一边重复着先前夸过的话语。一天下来,我就收到了许多的糖果、花生、瓜子,还有小鞭炮。意外的收获自然令我开心不已。第二天,有了动力的我一改赖床的“恶习”,天一亮就赶紧起床给姥爷研墨。我那点小心思自然逃不过姥爷的眼睛,但他老人家什么也不说,一如平常,和蔼地注视着开心的我。姥爷那和煦的笑容如今回想起来,一如昨日,只是时光荏苒,再难以找回那双慈祥温暖、时刻呵护着我的目光!

每到贴春联的时候,那几乎是全家老少齐上阵。这个时候也是我最为激动的时候,因为掌控全局的爷爷一边指挥着爸爸和叔叔们贴春联,一边让我跟着在一旁“掌眼”——看看春联贴得是否整齐。“左边高点——往下来一点——再来一点,好,停!”看着爸爸和叔叔们在我的指挥下手忙脚乱的样子,幼小的我沾沾自喜,心头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。当然,后来上了学,才知道自己在无意间上演了一出“狐假虎威”而已。

## 年味

马晓雁(鱼台)

看,商超红火起来了,街上拥挤起来了。孩子们呢?他们穿着各种款式的新衣服在公园、草坪、游乐场等地嬉闹,让单调清冷的冬天“沸腾”起来。

香气四溢的腊八粥之后,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。洗窗帘、擦玻璃、蒸馒头、宰公鸡、炸油菜、买新衣、走亲戚、串朋友,都在争先恐后地要做点什么,生怕赶不上过年似的。

转眼到了年跟前,大红的对联贴起来,大红灯笼挂起来,春到福到笑声到,一张票就团圆了!哪怕是千山万水,哪怕是异国他乡,车票船票飞机票,票票都写着家的名字,票票都承载着年的味道,家的味道。

看,年夜饭开始了!一桌美食热气腾腾,一家老小笑语不停,老人坐在正中央,孙男娣女膝前绕。这个说“给老祖宗磕头,一个头要200元压岁钱”,那个说“可不得了,得把老祖宗磕穷了”,这个说“今天过大年,祝老人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”……

“爷爷奶奶,过年好!”大年初一凌晨,下饺子的鞭炮声响过后,村里的后生们便三五成群给老寿星们去磕头拜年。老人们忙不迭地拉住后生们,一个劲地往他们手里、兜里塞烟、塞花生瓜子糖果等,后生们则连连摆手,顾不得拍打双膝的泥土,招呼着、嬉闹着赶往下一家。这一淳朴而古老的传统,是尊老敬老最隆重的仪式,是晚辈们最高敬意的表达,更是我们纯真热情的“孝贤文化”。

拜完年后,好朋友们开始邀约聚会,一起去逛街,一起去打牌,一起去喝酒,一起去田野里嗨起来!过年七天乐,一天也不能错过!



# 蛇 岁 新 象

己巳如意

